

名家自选经典书系 主编/林建法

亲爱的母语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亲爱的母语

陈众议 / 著

主编 / 林建法

名家自选经典书系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陈众议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母语 / 陈众议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 1

(名家自选经典书系 / 林建法主编)

ISBN 978-7-205-07524-8

I. ①亲…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1487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8mm×235mm

印 张: 15.5

插 页: 3

字 数: 242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刘国阳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王晓秋

书 号: ISBN 978-7-205-07524-8

定 价: 25.00元

法律顾问: 陈光 咨询电话: 13940289230

亲爱的母语

亲爱的母语	002
中华成语	005
座右铭	007
谜语·脑筋急转弯	008
保卫母语	010
关于传统	01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014
民族传统遭遇跨国资本	017
“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020

文学何用

文学何用	024
《文学原理学批判》导言	029
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033
何谓经典	036



经典的保守	039
话语或经典的“马太效应”	046
三言两语说翻译	048
再说翻译	051
“为有源头活水来”	
——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三十年	053

接近大师

加莱亚诺的目光	060
勒克莱齐奥的凉鞋	063
巴尔加斯·略萨的激动	064
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起	066
帕慕克在十字路口	069
又见大江，又见大江	075

学苑杂谭

下现实主义	080
-------	-----

有纯学术吗	082
学术界的拿来主义	085
送去主义及其他	088
中国文学之怪现状	093
文章别人的好 老婆自己的好	
——2008年阅读印象	097
有形的守望 无形的乡土	
——2011年阅读印象	099
行万里路易 读万卷书难	103

人生四题

论童心	106
论想象	113
论爱情	124
论友情	135



现代角斗

现代角斗

——写在“2010世界杯”赛事正酣之际	146
生肖与星座	148
可疑的多元	150
“洋大片”与“老国学”	154
权力的话语和话语的权力	156
有奶便是娘或《谁动了我的奶酪》	158
丹·布朗的秘诀	160
亦正亦邪的“龙文身女”	162
且说好莱坞这本大书	164

开幕辞闭幕辞

成功的开端

——2001 中日女作家会议闭幕辞	170
危机与希望	
——写在中国外国文学第八届年会闭幕之后	173

明天的记忆	
——首届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开幕辞	175
奥兹研讨会开幕辞	
——来自另一个古老民族的声音与身影	178
海峡两岸大江文学研讨会开幕辞	179
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开幕辞	181
第三届中日作家会议开幕辞	182

小说小说

张 姨	184
雪 儿	204
春天的故事	224
夏天的故事	228
甜蜜噩梦	232
同心之恋	235
虚拟爱情	239
后 记	241





亲爱的母语

QINAIDEMUYU

亲爱的母语

中华成语

座右铭

谜语·脑筋急转弯

保卫母语

关于传统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民族传统遭遇跨国资本

“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亲爱的母语

在我记忆的天空或海洋里，奶奶和外婆都是不苟言笑的小脚老太婆，她们不像高尔基、博尔赫斯等诸多伟大作家的奶奶或外婆：不是口若悬河的故事大王，便是满腹经纶的大家闺秀。但我的奶奶和外婆都敬惜字纸，她们决不允许你将字纸踩在脚下，说那样会触怒“四眼神”。她们所说的“四眼神”不是眼下满大街的近视眼（俗称“四眼”），而是传说中的字神仓颉。据传仓颉乃黄帝字官（一曰书官），他不仅“发明了汉字”，而且神通广大（故素有“仓颉造字，夜有鬼哭”之谓）。

小时候不明白造字与鬼哭的关系，以为仓颉孙悟空似的有火眼金睛，且本领高强，是降妖捉鬼的能手。但因他同时被描作白发苍苍、四目圆睁的模样，我又每每将他与钟馗相提并论。后来，随着年轮的增长，免不了读书识字，而且忽然有一天听到了“万恶识字始”那样的箴言。

总之，人慢慢长大了，烦恼也随之增多。一方面，生活使然；另一方面，知识或思想就是这么矛盾。曾几何时，“文革”之火燎原。人们将大字报贴在马路上，并在“走资派”或“地富反坏右”们的名字上打“朱批”，让千人踩、万人踏，以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幸好奶奶和外婆都不在了，她们无须为时代纠结。

知识和思想的基础始终是语言。于是，感与情、情与理、理与法，以及真与假、善



与恶、美与丑皆离不开语言。

《圣经》谓先有语言（动词），后有世界。玛雅神话《波波尔·乌》也是如此。这样的秩序多少显示了古人重视语言的程度。现代人类学大都将人类文明的起源与语言联系在一起，而文字的产生则被认为是人类走出蒙昧、告别原始的标志。当然，因为有了语言，人类的心志和精神生活大为丰富，也大为复杂，于是有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说，“矫情”一点的甚至琢磨起了“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至于宗教界，如禅宗或犹太密宗喀巴拉等，则强调意会，而不事言传。这是形而上学范畴至为重要的一部分。于是，保罗·利科说“人即语言”，本·琼生却说“语言即人”。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德里达却说“文本之外一切皆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样的矛盾对立在我们的汉字中俯拾即是。譬如汉字是象形文字，但它同时又十分抽象，富含哲理。像止戈为武，二人成侣；狂是犬王，臭乃自大；言之寺，诗；亡的心，忘，等等，在拼音语言中绝无可能。这无意否定拼音文字。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将汉字归功于仓颉，恰恰说明汉语“神来”，而非汉人独造。各少数民族，乃至远近外邦均对汉字的形成和丰富作出了间接直接的贡献。譬如佛教的传入，使汉语平添了大量词汇和概念。近现代西方文化的译介同样是如此。又譬如古代汉语多以字为单位组成句，而现代汉语则因口语乃至日语等外来影响而愈来愈喜欢以字生词，用词造句。仅刘孝存编选的《中国神秘语言》就辑录了数百个源自少数民族和日本等国的流行词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收九千余字，至民国欧阳溥存等所编《中华大字典》则收四万八千余字，迄今为止，汉字当在六万以上，尽管仅十分之一左右为一般人等常用。

至于汉字之美、汉语之美，则远非三言两语可以含括。其形与声所蕴涵的艺术性与丰富性无与伦比。而且汉语是唯一没有被中断的古老语言。自古以来，仅夫妻称谓或指代就多达数十种，如针对妻子的“宝眷”与“糟糠”、“内人”与“侧室”、“内子”与“寒荆”、“娘子”与“贱内”、“良人”与“贱累”、“结发”与“舍下”、“玉雪”与“山妻”，以及“孟光”、“古剑”、“夫人”、“荆妇”，等等。现代又加上了“老婆”、“婆姨”、“婆娘”、“爱人”、“太太”、“领导”、“另一半”、“半边天”、“孩子妈”、“那口子”、“屋里的”、“家里的”，等等。



此外，大量的方言和成语、掌故和妙用美不胜收；双关语、歇后语和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字不同义，同义不同字等在变幻莫测的神奇转换中演化出几近无限的可能性。诗词歌赋、书法篆刻、对联字谜，更是令人称绝。

遗憾的是现如今跨国资本汹涌，语言消亡的速率竟远高于物种灭绝。我们美丽的语言也面临危机。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者倡导世界主义，恨不得用世界语取而代之；其次，“全球化”（实则跨国资本主义化）时代的资本支配者正以其强势话语冲击各相对弱小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我们的母语受到威胁。

《红楼梦》中人（探春）说得好，“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且不说世界语运动，即便是白话文，其彻底程度就多少伤害了汉字美丽的炼字传统，譬如它惜墨如金的简洁。当然，这种简洁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书写工具的限制造成的，现代造纸业和印刷术则为白话文创造了条件。然而，大陆简体字的推行似乎又恰好与前者矛盾地适成反向：节约笔墨，便于书写。而扫除文盲、普及知识无疑是其重要功用和出发点。同时，简洁犹如快餐便当，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屑于此的国人终究留下了不屑之言：

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面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飞单翼，涌无力，有云无雨，开关无门，乡里无郎，圣不能听也不能说，买成钩刀下有头，轮是人下藏匕首，进非更佳反朝井走，可魔仍是魔，鬼仍是鬼，偷仍是偷，抢仍是抢，贪仍是贪，骗仍是骗，黑仍是黑，黄仍是黄，赌仍是赌，毒仍是毒……

话虽如此，然亲爱的母语，我还是爱你，无论古今，任凭繁简。没有你，就没有我们、俺们、咱们……何况魔鬼、偷抢、贪骗和黑黄赌毒，责不在你；再说你“爱有心”、“亲相见”的时候，我们也不尽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啊！



中华成语

儿时背唐诗宋词，稍长唱“样板戏”，许多时候都是只知其音，不知其意。于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免不了的。后来大些了，开始求助于字典或词典。可“文革”期间书店里除了《毛主席语录》和一些马恩列斯著作，就是红一色的政治文献，哪有什么字典或词典？因此，我的第一部字典是从叔父那里顺手牵羊“牵来”的老掉牙的民国版袖珍《康熙字典》，它至今还被供在书柜里作纪念。

如今不同了，各种字典、词典蔚然成了各大书店的一道风景。

我国古来就有“盛世修庙，乱世盗坟”之说，今天可谓双管齐下。好在修庙、盗墓的同时，还可以有一种新的说法，是谓“盛世修典”。何来此谓？恐怕得从头说起。

且说典即法则，即标准，即经文，即仪式。《康熙字典》是典，“四书五经”是典，《四库全书》、奥运圣火传递也是典。但这里要说的是字典和词典。《尔雅》被称为最早的辞典，儒家将其归为训诂一类。公元一世纪许慎所编的《说文解字》创汉字部首基础，更被认为是字典中的老祖宗。因是拼音文字，西方没有字典的概念。但其辞书或词典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早先为难词表时代。第一部拉丁文词典则出现于公元一世纪，是由罗马史学家弗拉库斯编撰的，名曰《词义》(De Verborum Significatu)。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词典，则始见于十六世纪。第一部西班牙语词典（即《卡斯蒂利亚语正词法》Ortografía Castellana）发表于1517年。第一部英语词典（A Table Alphabetically）出版于1603年。而在此期间，又有一些小型的双语词典相继问世。它们大都为拉丁语-罗曼司语词典或拉丁文-英文词典。我国的第一部双语词典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5年至1823年在澳门编撰的。他编撰这部《华英辞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目的——一是便于翻译，二是裨于英国人学汉语或中国人学英语。此后，各种双语词典不断涌现。尤其是近三十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各种单语、双语、双向词



典，乃至多语词典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

由于买辞书一直是我的嗜好之一，手边也就慢慢堆积了不少本本。但用得最多的，一是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二是中华书局的《辞海》和《汉语成语大词典》。读书人字典词典不离手，盖没有人的记性可以好到装下六万余字及其几近无限的搭配。况且不少搭配一旦脱离辞源，就会酿成笑话。比方说“危言耸听”和“危言危行”。同样是一个“危”字，在前一成语指“夸张、吓人”，于后一成语却曰“正直、高峻”。取其同字异音，就更加神奇，如“降龙伏虎”和“天降重任”；那些对联如“乐乐乐乐乐乐，调调调调调调调”或“行行行行行行行，长长长长长长长”，甚至“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堪称绝妙的文字游戏。同音不同字，则同样似诗若画，令人叹为观止，如“士皆谄诗”、“盗亦有道”，又如“无山得似巫山好，何水能如河水清”或“盗者莫来道者来，闲人免进贤人进”，等等。还有五花八门的璇玑诗、回文诗，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那些《三字经》、《四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等，都曾是祖先们耳熟能详的美文，尽管其内容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

总之，汉语之美、汉字之妙不胜枚举。其诗词歌赋、书法篆刻、对联字谜，令人称绝。但说来说去，除了字词本身奇崛，四个字的成语最能代表汉语之美。

虽然，大多数成语可以从字面判断语义，比如“急中生智”、“左右逢源”、“插翅难逃”等；但也有一些成语是有来源、有典故的，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叶公好龙”等，不能望文生义。

女儿自幼好读，不到十岁就能玩成语接龙的游戏了。我说“一叶障目”，妻子接“目不暇接”，女儿说“接二连三”，我说“三言两语”，妻子再说“语重心长”，女儿接不上来，我替她说了个“长命百岁”，女儿紧接说“岁岁平安”……我说“岁岁平安”不是成语，她就反唇相讥：“那‘长命百岁’就是成语吗？如果‘长命百岁’是成语，‘岁岁平安’为什么不是呢？”我说成语是历史形成的，约定俗成，对不对词典说了算。如此这般。于是她只好撅着小嘴去查词典……

话虽如此，孰是孰不是，倒也真没有十分的理由。即使语言本身，也无非是约定俗成。譬如北京方言中“树”被称之为“shu”（上海方言为“si”），“人”被称之为“ren”（上海方言为“nin”）。又譬如量词，牛是头，马却变成了匹，狗又唤只，可谓花



样繁多、不胜枚举。再譬如同样一个“汩”字，可以读作gǔ，也可以读作yù，而且还可以读作hú；加上四声，有的一个字如“敦”者，则最多可有十一种读法……简直难为了老外，也美煞了炎黄子孙。

座右铭

我这代人的第一个座右铭多半是“为人民服务”，因为那时候学校关门了，我等没赶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来才知道，“为人民服务”这座右铭原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拍拍脑袋瓜杜撰的。它其实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现代版；再往前推，则还有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或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

座右铭据传始于汉，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励志美文。早年有崔子玉的《座右铭》，曰：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诚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据称白居易对之好生艳羡。至于何以唤作“座右铭”，则又有故事。相传我国古代有一种欹器，类似于爵，却形似不倒翁，也是酒器。它酒亏时倾，斟满后直，太满了又会倾斜。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非常喜欢这种器皿，用以警戒自己，不要骄傲自满。齐桓公死后，后人为他建造庙堂时也没忘记将此器皿放入庙堂之中供人祭祀。一次，孔子带着弟子到庙里来拜谒，见到这种器皿，觉得很奇怪，就向人询问。有人告诉他，这是



欹器。孔子于是想起了齐桓公的故事。他指着欹器对弟子们说，此物酒亏时倾，酒至一半就直立起来，但装满了就又会倾斜，所以齐桓公总是把它放桌子右侧，用来警戒自己决不可以骄傲自满。说罢，他让弟子取水演示了一番，并告诫大家：这就是所谓的谦受益，满招损。读书做人皆如此。

“文革”结束后，我等重返学堂，接踵而至的是无尽的书本。如此，各种中外名人的座右铭纷至沓来。譬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世界”，等等。但是，所有外国格言警句总透着翻译味，唯四字格成语，五言律诗或七言律诗及相应的绝句，甚至四、六字的骈文那才叫美。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许正因为如此，裴多菲的诗句被译成了“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尽管后来听说此译文并不忠实。

再后来，国学兴起，孔孟程朱连同曾国藩、张之洞等一并归来。于是孔孟之道，甚至曾氏家训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如“德不孤，必有邻”；又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复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则“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甚至老前辈范文澜先生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或季羨林先生的“有为有不为，知足知不足”，等等。各种“励志铭”、“警醒铭”纷至沓来。

但时移世易，令我等突然看到并大开眼界的是，居然有人将“不劳而获”、“逢赌必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当作座右铭了，而且广而告之。同时，“高帅富”取代了“高大全”，“心里美”变成了“白富美”。呜呼！端的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忽千年矣。这其中也有令人释然的地方，比如心口如一（哪怕为他人所不齿）。

谜语·脑筋急转弯

小时候走亲戚，到姨妈家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姨妈家在山区；每次去她家，我们



兄妹几个都要翻山越岭、煞费周章。但山区自有山区的好处，满目葱茏、万木争奇不说，山区人古道热肠、风俗淳朴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称我们为“街上人”，奉我们若上宾。因此，请客吃饭是免不了的。不仅姨父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排队请吃，就连左邻右舍也不甘落后。而我们则大包小包圣诞老人似的带足了礼物。那时节市场极其匮乏，要啥没啥，日常用品也都是凭票供应。现在想想，真有些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感觉。但当时做客像过节。我们挨家挨户地吃，挨家挨户地送。我记忆当中，那些礼物无非是红糖白糖、糕点果脯，甚至还有牙膏肥皂。它们不是平素积攒的，便是托人走后门“搞”来的。

山区晚得早，一到晚上天昏地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尤其是在阴天，除了各家各户星星点点的油灯，几乎再无一丝光线。我们小孩子无所事事，表兄弟表姐妹们只好缠着大人讲故事。大人们说了，黑灯瞎火的不许出去。可总让讲故事，他们又觉得太费心思，就会拣些谜语让我们猜。

猜谜是人类诸多嗜好或智力游戏之一。全世界怕是找不出一个地方没有谜语的。但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谜语之乡。盖中国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谜语，还有许多字谜。后者完全是由汉字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别人无法企及。

西方最有名的谜语要数斯芬克司之谜，“俄狄浦斯”神话便是围绕这个谜语展开的。当然，这个神话的源头在东方，在埃及；汉字主要由我国人民创造，且我们古来喜爱猜谜。因此，谜语的種類非常之多，有天体自然、人道生命、飞禽走兽、昆虫游鱼、树木花草、文教体育、器物家居、交通建筑、科学技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医药卫生，等等，俨然宇宙万物，无所不包。

不知何人不知避讳，说姨妈是二婚，早先年轻就守了寡，后来才“改嫁”到这穷乡僻壤的。姨妈的绝招就是让我们猜谜语，而且谜底必得第二天才揭晓。我们刚愎自用，以为猜着了，就得意地睡了；没猜着的，累了，也会乖乖地睡去。

“麻屋红帐白胖子”打一物（花生）；或“无风不开花，有风花连花，花外有花絮，似花却非花”打一自然景物（浪花）；又或“东单西单”打一字（竹）；再或“二字合一字，大字吃小字，东南西北走，还是这个字”打一字（回）；还有稍难一点的如“藕断丝连”打一词（飞白），或“山外青山楼外楼”打一成语（层出不穷），等等，真是五花八门，简直令人挖空心思。

